

中西溫熱串解

楊永年
題簽

卷五

南京中醫藥學委員會編

編號 11-85-4



中西溫熱串解卷五

閩同安吳錫璜註釋

弟 瑞甫錫琮參訂

道卿樹

植卿樹

校字

葉香巖幼科三時伏氣外感篇註解

春溫一病。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為主方。苦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外感門同法。若因外感先受引動在裏。伏邪必先卒涼以解新邪。繼進苦寒以清裏熱。况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汗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

周激之曰。伏邪因新邪引動而發者最多。或因風熱。或因風寒。或因飲食。或因勞倦。但新舊兩邪各有輕重不同。如新邪輕。一二日後已自無迹。自可一意清理伏邪。如新邪重。斷宜急祛。兩邪相併。便難措手。常見外寒激動伏熱。遷延日久。熱邪充滿體中。淫溢腠理。而寒邪迸入經絡。

脂膜雖遍身大熱日日出汗。寒自不動治宜扶助正氣兼用行血通絡之品乃能發疹而愈此法世無知者。

璜按熱病將發邪氣鬱蒸於皮膚無不惡寒者。熱已開泄則寒去而熱獨留然必隨氣候之雜病而發故曰新邪引動伏邪東醫以此病為潛伏只十四日期者似未諦當。

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而發者其說似甚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况人身經穴之淵邃隱微而邪氣如煙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諸痛諸積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覺以致漸侵入內所成者也安可必謂其隨感即病而無伏邪者乎又如人之痘毒其未發時全然不覺何以又能伏耶由是言之則素問所言冬傷寒春病溫非謬語矣。

風溫者春月受風其氣已溫。經謂春病在頭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此手太陰氣分先病失治則入手厥陰心包絡血分亦傷蓋足經順傳如太陽傳陽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遂傳心包絡人多不知者。俗醫見身熱咳嗽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蘇葡萄查麥廣皮之屬輒云解肌消食有見痰喘便用大黃蒙石滾痰丸大便數行上熱愈結幼稚穀少胃薄表裏苦辛化燥胃汁已傷復用大黃大苦沈降丸藥致脾胃陽和傷極陡變驚癲莫救者多矣。

自注 風溫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溫忌汗初病投劑宜用辛涼若雜入消導發散不但與肺病無涉。劫盡胃汁肺乏津液上供頭目清竅徒為熱氣熏蒸鼻乾如煤目瞑或上竄無淚或熱深肢厥狂躁溺濶胸高氣促直是肺氣不宣化之徵斯時若以肺藥稍加一味清降使藥力不致直趨腸中而上痺可開諸竅自爽無如市醫僉云結胸皆由連薑柴枳苦寒直降致閉塞愈甚告斃者多又此證初因發熱喘嗽首用辛涼

清肅上焦。如蒲荷連翹牛蒡象貝桑葉沙參枝皮薑皮花粉。若色蒼熱勝煩渴。用石膏竹葉辛寒清散。痧疹亦當宗此。若日數漸多。邪不得降。芩連涼膈亦可用。至熱邪逆傳膻中。神昏目瞑。鼻竇無涕洟。諸竇欲閉。其勢危急。必用至寶丹或牛黃清心丸。病減後餘熱。只甘寒清養胃陰足矣。

璜
按風溫誤用辛溫必傷血分。誤用下法必成結胸。王氏醫案諸法俱在。非熟讀不悟也。此證胸高氣促。鼻乾如煤。西洋醫用開水蒸水煙於空中。以潤肺竇。用胡麻麥麪或飯粒布包煮熟熨胸膈。以運降其痰。每取效。

周澂之曰。首用清涼清肅上焦。須是認定風溫肺氣不勝其散。以致喘嗽。若稍涉風寒。咳嗽緊悶。便不可用。誤用即閉邪成癆怯。春月暴煖忽冷。先受溫邪繼為冷乘。欬嗽痰喘最多。辛解涼溫。只用一劑。大忌絕穀。若甚者宜晝夜堅抱勿倒三四日。夫輕為欬重為喘。喘急則鼻

掀胸挺

自注 春溫皆冬季伏邪。詳於大方諸書。幼科亦有伏邪始從大方。然暴感為多。如頭痛惡寒。發熱喘促。鼻塞聲重。脈浮無汗。原可表散。春令溫舒。辛溫宜少。用陽經表藥。最忌混亂。至若身熱咳嗽。有痰之證。只宜肺藥清解。瀉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屬。消食藥只宜一二味。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須辨表裏上下。何者為急施治。又春季溫煖。風溫極多。溫變熱最速。若發散風寒。消食。劫傷津液。變症尤速。王士雄曰。沈堯封云。溫亦火之氣也。蓋火之微者曰溫。火之甚者曰熱。三時皆有。惟暑為天上之氣。獨甚於夏令耳。

璜按神昏目瞑。急救用紫雪丹。牛黃清心丸。效驗良多。徐靈胎所謂金石通靈之品也。初起咳嗽喘急。通用 薄荷 連翹 象貝 牛蒡

花粉 桔梗 沙參 木通 枳壳 桔紅

表解熱不清。用 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

母山枝 ○備用方 黃芩湯 葱豉湯 涼膈散 清心涼膈散

葦莖湯

瀉白散

葦蘆大棗湯

白虎湯

至寶丹

牛黃清心丸

竹葉石膏湯 倪氏清燥救肺湯

裏熱不清。朝上涼。晚暮熱。即當清解血分。久則滋清養陰。若熱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黃丸至寶丹之屬。風溫乃肺先受邪。遂逆傳心胞。治在上焦。不與清胃攻下同法。幼科不知。初投發散消食不應。改用柴芩瓜蔞枳實黃連。再下奪不應。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經之故耳。若寒痰阻閉。亦有喘急氣高。不可與前法用三白吐之或妙香丸。

夏由熱病。然夏至以前。時令未為大熱。經以先夏至病溫。後夏至病暑。溫邪前已申明。暑熱一症。醫者易眩。夏暑發自陽明。古人以白虎湯為主方。後賢劉河間創議。迥出諸家。謂溫熱時邪者分三焦。投藥以苦辛寒為主。若拘六氣分症。仍是傷寒治法。致誤多矣。蓋傷寒外受之寒。必先從汗解。辛溫散邪。是凹口鼻吸入之邪。即為中寒陰病。治當溫裏。分三陰見症施

治。若夫暑病專方甚少。皆因前人略於暑。詳於寒耳。考古如金匱暑暎症之因。而潔古以動靜分中暑中熱。各具至理。茲不槩述。論幼科病。暑熱來雜別病有諸。而時下不外發散消導。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溫發汗。能泄宿水。夏熱氣閉無汗。渴飲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氣。大順散取義。若此長夏濕令。暑必兼濕。暑傷氣分。濕亦傷氣。汗則耗氣傷肺。胃汗大受劫爍。變病由此甚多。發泄司令。裏真自虛。張鳳達云。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斂不必用下。可稱要言不煩。然幼科因暑熱蔓延。變生他病。亦摘其槩。

周激之曰。口鼻吸入之寒。其重者為中寒。其輕者不得為中寒。而總屬陰病。治宜溫裏。乃不易之理。已詳注前節。先生真先得我心者。至於溫暑。起手即用辛涼甘寒。直須認定不夾風寒方可。若因風寒久閉。內氣化熱。便當別議。內化熱而外寒已開者。或從燥熱。或從濕熱。隨症治之。外寒仍閉者。其內必非真熱。明是衛陽內陷。治宜鼓舞正氣。衛通寒解。

而熱自消散

章虛谷曰。暑必兼濕。狀如外感風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熱無汗。辛涼輕劑無誤。香薷辛溫氣升。熱服易吐。佐苦降如杏仁黃連黃芩。則不吐。宣通上焦。加杏仁連翹薄荷竹葉。暑邪深入。伏熱煩渴。白虎湯六一散。暑病頭脹如蒙。皆熱盛上熾。白虎竹葉酒濕食滯者。加辛溫通裏。

瑣按暑必挾濕。以濕為重濁之邪。暑乃薰蒸之氣也。熱處濕中。濕熱相爭。阻於氣分。治不中的。其邪無處發泄。則走入營分矣。上焦不解。上蒙清竅。則耳聾無聞。漫延中下。則胸腹板悶。二便不利。便成濕溫重症。治之之法。仍當於氣分營分求之。

受熱厥逆

夏令受熱昏迷若驚。此為暑厥。即熱氣閉塞孔竅所致。其邪入絡。與中絡同法。用牛黃丸至寶丹芳香利竅可效。

徐靈胎云妙法。王士雄云紫雪丹亦可酌用。

瑣按葉氏謂邪入絡與中絡同法。中絡在我國謂之中風。西醫謂之腦出血。此云熱閉孔竅。即西醫謂之熱入延髓神經。芳香利竅。即安腦劑也。神甦以後。用清涼血分。如連翹心竹葉心元參細生地鮮生地。二冬之屬。
瑣按羚羊鈎藤甘菊菖蒲桑枝荷葉之類可隨宜加八

初起大忌風藥 王士雄曰火邪得風藥而更熾。

瑣按服風藥往往神昏發瘡。一誤再誤。頃刻立斃。余每遇此症。凡用風藥變為昏瘡者。用牛黃紫雪之屬。佐以大劑清解愈者甚多。倘初起能隨氣分營分調治。從無變昏瘡者。西醫每以昏瘡為毒菌入於延髓神經。然依中法不誤治者。發昏瘡有之。不發昏瘡亦有之。輕症用辛溫風藥。不過熱較重。仍未發昏瘡。多用數劑。從未有不發昏瘡者。豈風藥能引毒菌以入神經耶。此理殊不可解。大約風藥能燥營。便能引熱上衝腦髓。此則可斷言耳。

初病暑熱傷氣。竹葉石膏湯。或清肺輕劑。大凡熱深厥深四肢逆冷。但看面垢齒燥。二便不通。或瀉不爽者為是。大忌誤認傷寒也。

魏柳洲曰。火極如水。乃物極必反之候。凡患此為燥熱溫補所殺者多矣。哀哉。蓋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也。王士雄曰。道光甲辰六月連日酷熱異常。如此死者道路相接。余以神犀丹紫雪二方救之極效。

周激之曰。熱性散越。何致閉塞。此必乘風飲冷所迫。觀起手用芳香通竅可知矣。若真因暑汗太過。肺氣不積津液內傷。燥火燔灼以致昏厥。尚可用此速其散脫耶。

附驚風新論

驚風二字。喻氏闢前人謂鑿空妄談。方中行謂即癰病。吳鞠通因之而作解兒難。舉世宗之。莫不以驚風為謬說。而不知其仍本內經驚風即癰癰。即驚風命名之差耳。夫驚者言其躁擾也。風者言其強直也。素問著至教。

篇曰三陽積并則為驚。其病起如痰風僻礙陽氣滂溢。九竅皆塞。內經曰。諸暴強直皆屬於風。由二者觀之。驚風言症。瘡亦言證。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試以新學說互證之。驚風即腦膜炎。每隨四時各熱症而起。多發於一歲至七八歲之年齡。大人熱症亦有昏暈。但小兒變瘡。每在初候。大人變瘡。每在末期。此則其有差異之點也。小兒之驚風。常於新生齒時期。或因跌打震盪腦髓。或近傍炎症之波及。或腦部有充血之傾向。皆能發此症。若成人非傳染病盛行時代。少有發瘡攀性者。故此病惟小兒最居多數。小兒之將發瘡也。全身違和。食思不振。夜卧難安。時時啼泣。發熱三十九度。乃至四十度。或更騰於四十度以上。於俄頃間。遂即發瘡。或有將發熱而即發瘡者。其為狀也。頻頻驚惕。唇爪失色。瞳孔散大。眼瞼下垂。現昏睡狀。有時眼開直視。弄舌齶齒。人事全然不省。或起腸炎。則有青色便之下痢。凡罹腦膜炎之小兒。頭骨顫門。有濶大腫起之傾向。亦發嘔氣嘔吐。腦膜炎之初起。其經過為急性。有一發即行治愈者。有累發而後漸愈者。有

移為慢性或至發痴呆之狀者。凡腦髓已受壓迫。腦神經之官能衰憊。則罹於結核性之腦膜病。而至不可治。

此外更有小兒腸胃積聚生蟲。每見食思不振。夜卧不安。妄言可怕之動物。兼發身熱咳嗽等症。及驚風之各現象。此即中醫史濱山所謂蟲積冲心之症。宜用山道年以殺其蟲。再以瀉藥下之。萬勿誤認為驚風致天兒命。

熱疳

幼兒斷乳納食。值夏月脾胃主氣。易於肚膨泄瀉。足心熱形體日瘦。或煩渴喜食。漸成五疳積聚。當審體之強弱。病之新久。有餘者疏胃清熱。食入糞變白。或不化健脾佐消導清熱。若濕熱內鬱。蟲積腹痛。導滯驅蟲微下之。緩調用肥兒丸之屬。

按西說有云。小兒在夏勿斷乳者。甚為確論。然小兒夏月吐瀉甚多。且見危險。亦不盡由於斷乳。當隨氣候及病人之寒熱虛實施治。

口疳

夏季秋熱小兒泄瀉或初愈未愈滿口皆生疳蝕嘗有阻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裏濕盛生熱熱氣薰灼津液不生濕熱偏傷氣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滲世俗常刮西瓜翠衣治疳取其輕揚滲利也

脹

夏季濕熱鬱蒸脾胃氣弱水穀之氣不運濕着內蘊為熱漸至浮腫腹脹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濕久瀆逆行犯肺必致咳嗽喘促甚則坐不得卧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脹脹必生喘方書以先喘後脹治在肺先脹後喘治在脾亦定論也金匱有風水皮水石水正水黃汗以分表裏之治河間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積逐水皆有奧義學者不可不潛心體認難以槩述閱近代世俗論水濕腫脹之症以內經開鬼門取汗為表治分利小便潔淨府為裏治經旨病能篇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以健脾燥濕為穩治治之不效技窮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陰陽通表利小便乃

宣經氣利腑氣。是陽病治法。緩水藏溫脾胃。補土以驅水。是陰病治法。治肺痺以輕開上。治脾必佐溫通。若表裏陰陽乖違。臟真日漓。陰陽不運。亦必作脹。治以通陽。乃可奏績。如局方禹餘糧丸。甚至三焦交阻。必用分消。腸胃窒塞。必用下奪。然不得與傷寒實熱同例。擅投硝黃枳朴。擾動陰血。若太陰脾臟飲濕阻氣。溫之補之不應。欲用下法。少少甘遂為丸可也。其治實症。選用方法備採。

周激之曰。此節水濕久瀆。逆行犯肺一段。最宜細參。此當辛散淡滲并用。近世見其喘促。每用辛涼清肅。以致危殆。陳修園亦謂久咳則火上升。予細察病者。多是久咳。則水氣逆射。推原其理。由肺氣不能順降。水道不能通調也。故久咳聲悶。坐不能卧者。必用五苓小青龍法乃效。

按 脹。胃病也。喘促。肺病也。水腫。我國舊學。每以謂濕熱蒸於脾胃。或以為脾腎濕寒。病情影響模糊。層見錯出。殊難索解。不知此乃內腎壞之病。醫者日用而不知耳。觀腎氣丸。真武湯。從腎元分利着手。以利水。

濕每每見效則腫脹之由內腎壞中醫已能洞見本原特由熱化者多
有未合則尤當分別施治也。查內腎壞之症初起惡寒周身痛頭痛作
悶嘔甚又有見脹脹者亦有血內含尿質者及成症則小便不利全身
腫或有一二處積水極多而腫甚者皮乾脹而不柔和色白血內含尿
質且心外衣心房內衣肺本體肺胞膜腹統膜氣管內皮等處皆見發
炎之患狀兼起身熱其腎部疼痛痛亦有時而輕小便極短而閉色黑
內攏以血濁且重內涵尿底有蛋白以顯微鏡察之則有血內之紅珠
及微絲溺管之內衣隨時不同當留心察之又有一起即全身水腫數
點鐘即腫至不能識其面目胸腔皆積水肺腫及喉亦腫則危險脈緊
有力胃全無口極渴大便結或別處兼起發炎或血內含尿質則為致
死之原因據西醫此訛則我國所謂水濕逆行犯肺而致喘脹者則心
外衣肺胞膜腹統膜之病也由內腎壞之水腫牽累而及故凡此症而
致小便日少蛋白與膏日多腫甚皮燥心房積脹氣緊大便改常身熱

不退均不可輕言易治。治之之法宜開汗源法以熱水令沸以管運熱氣至病人身邊令其出汗此即我國開鬼門之法也。消除身腫之法則鍼葡萄散毛地黃可用消腫兼滑大腸宜用渣笠散每朝或隔朝服之腫成臌張則布道非速或衣禮爹功效更偉此則我國潔淨府之法也。

脹症備用方

葶藶大棗湯

瀉白散

大順散

牡礪澤瀉散

五苓

散 越婢湯

甘遂半夏湯

控涎丹

五子五皮湯

子和桂苓湯

禹功丸

茯苓防己湯

中滿分消湯

小青龍丸

木防己湯

吐瀉

吐瀉一症幼兒脾胃受傷陡變驚癇最多若是不正穢氣觸入或口食生冷。食用正氣散 六和湯 五積散之類。正氣受傷肢冷呃感嘔吐自利即用錢氏益黃散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湯理中湯等。倘熱氣深伏煩渴引飲嘔逆者連香飲黃連竹茹桔皮半夏湯熱閉神昏用至寶丹寒閑用來

復丹